

探索
@ 古城

YELANG MIZONG

夜郎 迷踪

千百年来，西南古国，夜郎是谜。
除“夜郎自大”典故流传，其余几乎无人可证、无史可寻。



骆尘·著

古迹残椽间，亦是迷雾重重。
传言，夜郎秘藏重现于世。瞬间，古国旧地，疑云四起。

YELANG MIZONG

夜郎 迷踪

骆尘·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郎迷踪 / 骆尘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29-03302-6

I. ①夜… II. ①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0589号

夜郎迷踪

YELANG MIZONG

骆尘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人: 方模启 刘 伟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汪晨霜

封面设计: 零三一五艺术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38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3302-6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南夷君长以什计，夜郎最大。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禺令唐蒙风晓南粤，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为制粤，武帝拜蒙为中郎将，见夜郎王多同，约为制吏。后多同入朝，得王印。

——《史记》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举兵相攻，不服汉室调解，牂牁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并斩翁指，夜郎国灭。

——《汉书》

-001-

公元12年，君王莽遣部将王奇至钩町，收缴汉室王印。钩町王邯怒，杀来使。莽令牂牁大尹周钦用计杀邯，邯弟承则起兵杀钦。

公元14年，牂牁、益州、郁林三地蛮夷尽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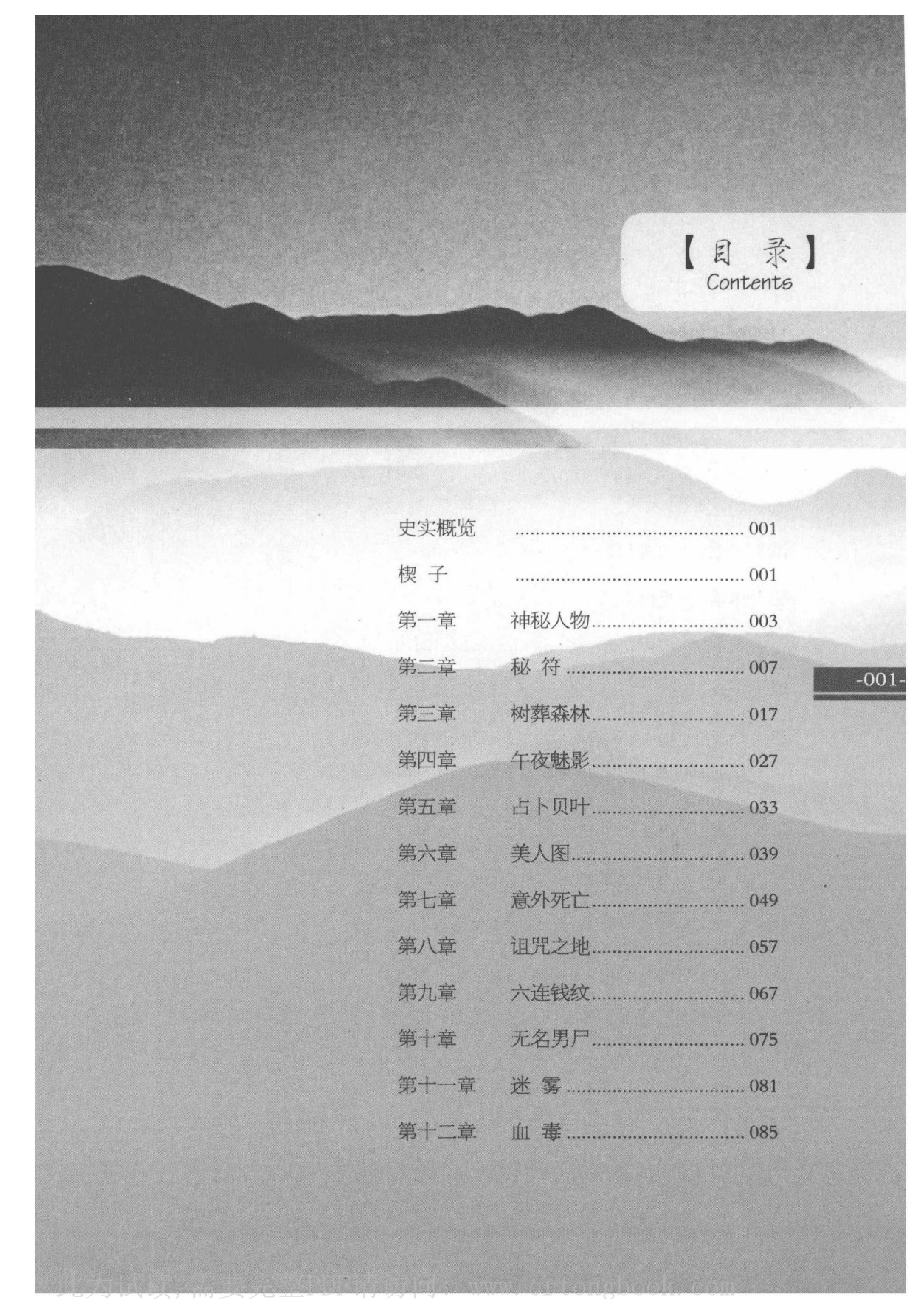
——《东汉会要》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帝闻五溪蛮夷偷掘夜郎王墓，兵指五溪蛮。

——《蛮书校注》

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数十万明军入黔境，思南思州两大家族遭灭族大祸。贵州结束土司时代，正式建省。

——《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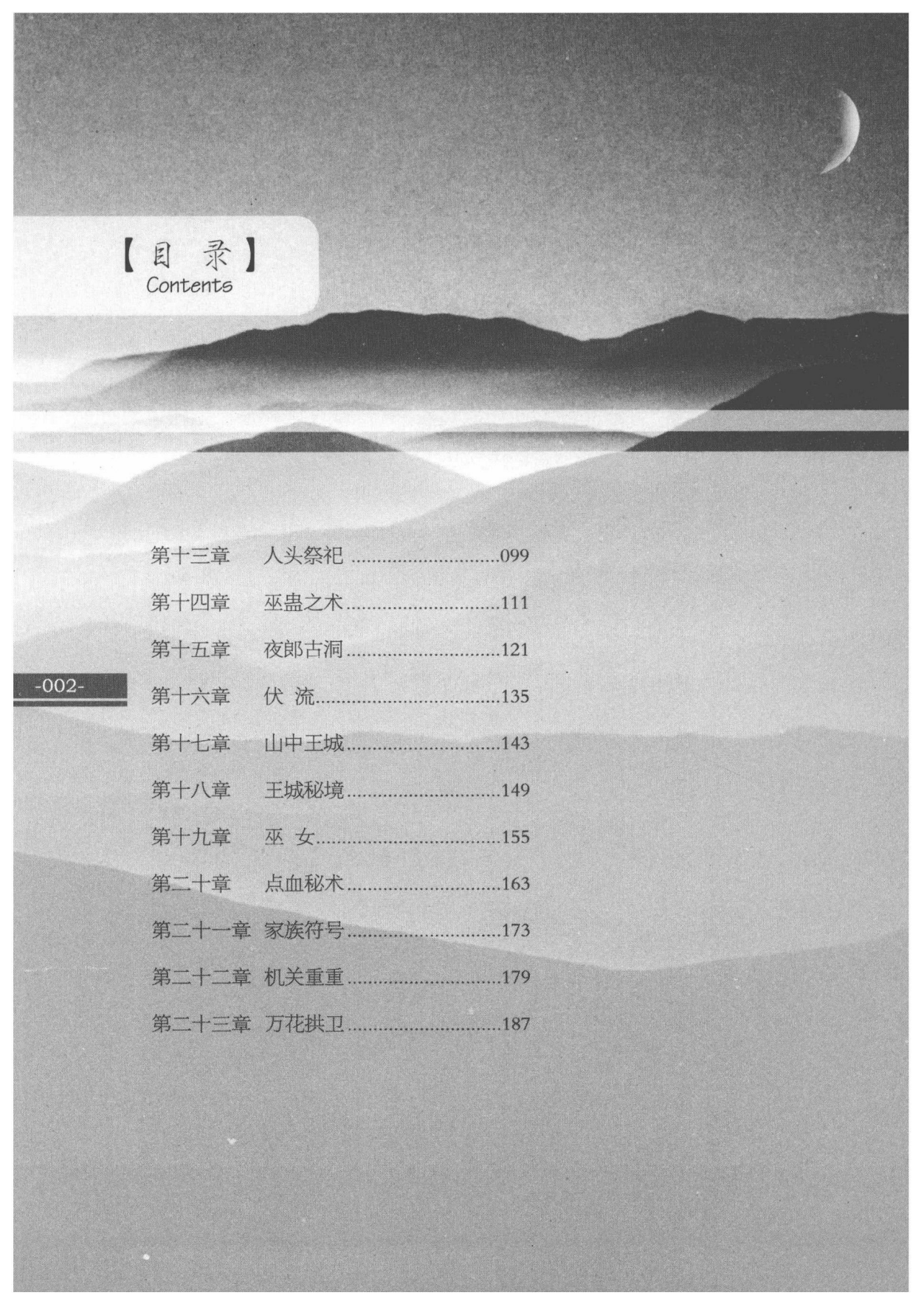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史实概览	001
楔子	001
第一章 神秘人物	003
第二章 秘符	007
第三章 树葬森林	017
第四章 午夜魅影	027
第五章 占卜贝叶	033
第六章 美人图	039
第七章 意外死亡	049
第八章 诅咒之地	057
第九章 六连钱纹	067
第十章 无名男尸	075
第十一章 迷雾	081
第十二章 血毒	085

-0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三章	人头祭祀	099
第十四章	巫蛊之术	111
第十五章	夜郎古洞	121
第十六章	伏流	135
第十七章	山中王城	143
第十八章	王城秘境	149
第十九章	巫女	155
第二十章	点血秘术	163
第二十一章	家族符号	173
第二十二章	机关重重	179
第二十三章	万花拱卫	187

楔子

深夜，贵阳市南郊的一栋别墅院子内，赫然出现一条黑色身影。

黑影趁着月光，小心翼翼地猫着身体，快步朝前跑着。他走到别墅前，朝上扔了一根带有老虎爪的特制钢索，像壁虎一般爬上了二楼。黑影越过二楼护栏，弯腰在一间亮有灯光的房前停了下来。

黑影伸手拉开窗户，快速跳了进去。他虚掩上窗户，反身蹲在地上，一把明晃晃的弧形平刃短刀快速从手里伸了出来。他握紧短刀，朝前走了几步。

刹那间，一股恶臭之气迅速朝他扑来，令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房屋内，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平躺在地上。他的眉心插着一把小刀，刀柄上，有一对红色盘旋的火龙，两条火龙共同托住刀柄末端的黑色骷髅头，似要向天空飞去。老人眉心周围的肉，已开始溃烂。屋子里的恶臭，便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

黑衣人屏住呼吸，又看了一眼四周。书桌后面的红木书架，有明显被翻过的痕迹，地板上，散落了一地古书。黑衣人犹豫了几秒钟，走到老者跟前，老者的左手边上，有两个血红的小字：占卜。

黑衣人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恐慌，他蹲在地上，用白色手套擦去了地上的字迹。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黑衣人快速退到窗户边，跃过窗户，消失了。

第一章 神秘人物

三月的雨，下得格外缠绵。

早春的寒气，透过玻璃窗钻入汽车，让薛羽客打了个寒战。他紧了紧大衣，换了一个坐姿，伸手揩了揩笔记本电脑上的几滴水珠，然后合上笔记本电脑盖，侧身放在了身旁的空位上。

根据上级传来的资料，民间考古学者陈方死后，他的女儿也跟着失踪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十多年前，陈方参与过一处夜郎古墓的发掘，发掘出了不少夜郎文物。但奇怪的是，当初的十三名考古人员均死于意外，其中，还包括薛羽客的父亲薛玉林。而陈方，则是其中的最后一位考古学者。

薛羽客身体一震，脑海中再次响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夜郎故地，万物皆灵，所有夜郎古物，都被下有黑巫术……

忽然，笔记本电脑发出嘟嘟的邮件提示音。薛羽客拿过笔记本电脑，滑动鼠标，点开了邮件。

最新调查显示，夜郎考古队成员不是十三名，而是十五名。领队专家有四位，除薛玉林和陈方外，还有社科院历史学、考古学专家马海东和巴黎城市大学考古学专家埃尔·拉法兰，此二人详细资料，正在搜集中。

薛羽客皱了皱眉，拿过手机，拨通了电话：“你的调查是不是出了问题？十几年前，有些政策没有开放，这么重要的考古工作，怎么会有法国人参加？”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正是因为政策原因，所以两人都是以朋友身份秘密加入考古队的，并没有进入十三人名单。”

电话那头的男人顿了顿，又补充道：“1846年，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

进入贵州后，巴黎方面就命其收集贵州资料，暗自将贵州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法国人对于贵州的研究，绝不亚于国内的研究者。”

薛羽客挂断电话，无力地盯着车窗外，心中难过起来。

作为儿子，他是失败的。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清楚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甚至在他作为人子的印象中，从来就没有和父亲好好谈过一次话。

父亲是个严厉的民间古文化学者，他总是忙于自己的研究。但有两点，薛羽客一直觉得十分好奇，父亲薛玉林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考古方面的论文，也没有带过任何朋友回家。不过他经常外出，短则三五天，长则三五月。他回家后，总喜欢把自己关到书房里搞研究，不许任何人靠近。

十年前，家中失火，烧去了所有的痕迹。昔日的薛家小院，如今已变成了一个商务广场。

过了好一会儿，薛羽客才下了车，沿着街道缓缓往前走去。

阳明路的两边，很多店铺都已关门了，白天繁华的街道开始变得冷清起来。街市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忽然，一条黑影从不远处的高墙上跳了下来。瘦弱的影子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又迅速站了起来，朝前奔去。薛羽客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抬头望了一眼那道高大的围墙。

高墙那边，是贵阳市最大的古玩市场。

这里虽然不如北京琉璃厂、西安八仙宫、香港文庙街的古玩市场出名，但这个偏居西南的古玩市场内，也不乏奇珍异宝。五年前，一盏秦汉时期的青龙连枝灯就卖出了两千万的高价。

薛羽客犹豫了一瞬，加快脚步跟了上去。突然，又一道黑影从高墙上跳了下来。他赶紧转身，避过了这道黑影。

黑影刚走，他又转过身来，跟了上去。

一前一后两个黑影跑去的方向，正是黔明古寺所在的方向。薛羽客知道，寺庙前五百米处，有一个治安亭，随时都会有三到五个警察在巡逻。他凝眉想了想，两三步攀上了路边的一棵古树。

薛羽客藏在繁密的树叶之中，眼睛定定地跟随着那两道黑影。当看到先

出现的黑影又跑了回来，即将被后到的黑影拦住时，薛羽客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心想：这个蒙面小偷也太倒霉了。

昏暗的路灯下，后到的黑影竟同样蒙着黑色面巾，而且手里还拿着一把黑亮的手枪。

薛羽客内心咯噔一下，根据法律，国内枪支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就连一般的警察，也不能随便佩带手枪，更别说普通人了。

薛羽客的眉毛锁得更紧了，他隐隐觉得，这蒙着面巾的黑影绝非是普通人。他立刻下了树，朝前跑了几步，猫着身体没入一丛灌木林中，趴着观察前面的一切。

“你已经逃不了了。赶快将经书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呵呵，是吗？”

薛羽客心中一紧，他没有想到，先到的黑影竟然是个女人。女人声音婉转动人，不过这听似轻柔的女声中，又透着几分高傲。

“我说话算话。你再不交出来，我要开枪了。”男人举起了手枪。

“等等，等等。”

路灯下，蒙着面巾的女人一只手低垂着，一只手举在了头上。她的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你不要开枪，你要的占卜经，我给你就是了。引来警察，大家都没有好处。”

四周静得出奇，甚至可以听见微风吹过灌木丛的声音。

男人缓步朝女人走了去，枪口仍旧对着女人：“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要不然，我会开枪的。”

当男人快要走到女人跟前时，薛羽客忽然站了起来，从身上掏出手枪，用手枪指着两人：“别动，警察。”

这时，蒙着面巾的男人突然倒在了地上。薛羽客愣了一秒，快步奔到女人面前，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女人手里突然多了一把月牙小刀，她使着小刀迅速朝薛羽客右肩上削来。薛羽客习惯性地朝左边闪去，用枪托打掉了女人手上的小刀，左手灵活地握住了刀柄。

女人先前低垂的右手也举了起来，化掌为拳，朝薛羽客胸膛袭来。薛羽客侧身虚晃，躲过了女人的袭击。他扔掉小刀，空出手来，扣住了女人的双

手。女人愣愣地盯着他，眼神中满是痛苦之色。

薛羽客这才注意到，女人的右手，明显受了伤。

刚才两人对打，鲜血又跟着冒了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地上。薛羽客叹了口气，放开女人的手，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女人没有回话，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空气中，忽然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味，让人眩晕。

薛羽客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他喂了一声后，感觉头脑有些犯晕。他的身体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

几乎就在同时，先前昏倒的两人又从地上爬了起来。女人拿出一条白色的毛巾，在地上反复擦了几遍，然后捡过小刀，在毛巾上揩了揩，最后将小刀放到薛羽客手里，和男人一起走开了。

第二章 秘符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薛羽客睁开了眼睛，诧异地盯着眼前的男人，又环顾了一眼四周：“我怎么在你家？”

“是我领你回来的。”谢飞泡好一杯茶，递给薛羽客，“对了。你回贵阳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我回来度假。”薛羽客感觉头仍然有些昏昏沉沉的，“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什么两个人？”谢飞坐在薛羽客对面，脸色凝重地说道，“巡逻警察发现了你，你身上有手枪，所以他们就把你交给了派出所。张所长发现你昏迷前给我打了电话。以为你是我的人，就叫我去领你回来。”

“你是说，巡逻警察到的时候，除了我，没有其他人？”

谢飞点了点头，将茶几上的一把月牙小刀推给了薛羽客：“听那两个警察说，这把小刀就是在你手里发现的。”

薛羽客眯了眯眼睛，仔细盯着那把小刀。

小刀做工精细，刀柄上是一对红色盘旋的火龙，两条火龙共同托住刀柄末端的黑色骷髅头。小刀触手冰凉，分量极重。灯光下，小刀还泛着青色的光。

薛羽客握着小刀，仔细看了几分钟，却看不出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不过多年的直觉告诉他，这应该是件古物。

“难道我见鬼了？”薛羽客放下小刀，喝了一口茶。将今晚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不过，薛羽客并没有告诉谢飞，自己来贵阳的真正目的。谢飞听完后，没有回话，仍旧呆呆地望着薛羽客。薛羽客感觉浑身不自在，便问道：“有

什么问题吗？”

过了好一会儿，谢飞才说：“这小刀，可能源自秦朝，极可能是骷髅双刃中的一把。《刺客刀剑录》中记载：骷髅双刃，锋利无比，可断金石，通体青色，双龙附体，柄有鬼头。”

薛羽客重新捡起月牙小刀，嘿嘿地笑了两声，用力朝茶几上刺了下去。

刀尖直接没入石英玻璃，玻璃却没有碎。谢飞望了薛羽客一眼，没想到薛羽客竟然用自己新买的茶几来试刀。

薛羽客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望了望谢飞，又望了望泛着青光的小刀：“如果真是出自秦朝的话，这可是件宝贝。”

薛羽客顿了顿，又说：“谢飞，这些年，我负责的那些跨国文物案子中，什么青铜雕刻、玉器陶瓷、名家字画，我真见了不少。”薛羽客说话的时候，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把月牙小刀，“不过，像这种造型美观却又如此锋利的小刀，绝对是第一次看到。它的锋利，绝不亚于那些做工上乘的军刀。”

谢飞点了一下头：“秦朝时期的刀剑，大多呈现长、薄、窄的特点，刀如月牙，剑如柳叶。剑身不完全平直，呈弧形内收之势，可增加穿透的速度和力量，而月牙刀身多呈……”

薛羽客干咳一声，打断了谢飞的话：“这些我都知道。你们搞刑侦的，也研究起古物来了？”

薛羽客将小刀拿在手里，一字一句地说道：“这种月牙刀，具备秦朝刀剑的特点。月牙刀刀尖呈剑势，刀口锋利，刀背带有不规则细小虎齿，可刺、切、削、砍、劈。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

薛羽客将刀放在茶几上，盯着谢飞：“这把月牙小刀，通过外形、做工、刀色，再怎么看，也只能看出它可能来自秦朝。你怎么就知道它一定是来自秦朝的骷髅双刃呢？如果真如你所说，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别人为什么会留给我呢？”

谢飞噢了一声，没有回话，他从沙发上拿过一个泛黄的档案袋和放大镜，递给了薛羽客：“羽客，你得帮我。”

薛羽客刚想说话，谢飞的手机忽然响了。

蓝调酒吧的门口，红绿相间的警灯不停地闪烁着。警察在街市上拉了几条警戒线，谢飞跨过警戒线，在一名年轻警察的带领下，走进了酒吧。

酒吧内，几名警察正在询问酒吧内的工作人员。一名警察带领谢飞，边走边向他粗略地介绍了一下情况：警察接到报案后，迅速封锁了现场，除了负责现场拍照的张蔚以外，其他警察没有进入过案发现场。

谢飞刚一进入包房，一股浑浊的恶臭之气迅速扑来，谢飞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张蔚朝谢飞行了个礼之后，仍旧握着相机，不停地拍照。

谢飞呆呆地站在大灯下方，双眉紧蹙。目光越过已被打翻在地的桌椅，落在了卫生间门口的尸体上，眼神中透着几分疑惑。过了几秒钟，他才回过神来：“赶快让人通知法医。”

“已经通知了。”张蔚的声音中夹杂着几分恐惧。张蔚定了定神，说，“我询问过包房服务员，男子是十点钟左右进入包房的，因为男子面部有明显特征，所以服务员记得很清楚。服务员送上酒水之后，他就吩咐服务员，不准打扰。直到凌晨两点，服务员按照酒吧惯例，对各间包房进行清理的时候，才发现男子已经死了。”

“惯例？”

“蓝调酒吧一直都是晚上八点开门营业，凌晨两点钟打烊。”

谢飞点了点头，问道：“包房中一共出现过几个人？”

“服务员说是只见过一个人。”

谢飞噢了一声，目光掠过沙发前的玻璃茶几。茶几上，摆放着三个酒杯。难道说，包房内出现的是三个人？

谢飞皱了皱眉头，蹲在地上，用手按了按地板，觉得地板有些滑腻。

他仔细检查了一番，死者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眉心插着一把匕首，上半身裸露，平躺在地板上，面部浮肿，尸身多处发生溃烂。尤其是死者敞开的胸膛处，更是溃烂不堪，隐约还有几只长有翅膀的蠕虫在蠕动。

谢飞屏住呼吸，目光落在死者身边的一把匕首上。匕首上，有几丝血迹。薛羽客戴上手套，将匕首放入证物袋，交给了张蔚。

根据张蔚的问询结果，死者死亡时间不会超过四个小时，但尸体的腐烂程度却告诉谢飞，死者的死亡时间明显大于四个小时。谢飞揉了揉太阳穴，陷入了思考。

就在谢飞凝眉思考的时候，几只蠕虫迅速拍打着翅膀，朝张蔚手上的证物袋撞来。张蔚吓了一跳，赶忙将证物袋丢在地上，愣愣地望着那些疯狂的蠕虫。

蠕虫伸出触角，想要撕碎证物袋。张蔚回过神来，朝证物袋开了两枪。

砰的一声，地板上突然燃了起来，谢飞来不及多想，赶紧将张蔚推到一边：“快去找灭火器。”

刀疤的尸体在火中快速燃烧起来，屋内，发出一股肉类烧焦的味道。几名警察闻声赶了进来，都只呆呆地站着，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等张蔚取来灭火器时，火已经自然熄灭了。刀疤的尸体变成了一具黑黢黢的焦尸。

谢飞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这才明白过来，地上那些滑腻的东西，不是酒水，而是高分子液体燃料。谢飞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吐出几个字：“刚才的情况，保密处理。”

薛羽客打开档案袋，发现里面是一张黄色的画卷后，脸色变了又变。

这张画卷材料并不是一般的纸，而是由上好的蚕丝制成的绢布。绢布上，画有一把月牙小刀。画上的小刀，十分传神，色泽明亮，笔墨飘逸。

小刀刀柄上，有两条腾飞的巨龙，龙头交叉处，是一个朱红色的太阳。如果除开刀柄上的太阳和骷髅，两把月牙小刀十分相似。

薛羽客用手摩挲着绢布，仔细鉴别了一番，才得出结论：绢布来自明朝，而且出自皇家。

这张绢布质地柔软，边缘有凹凸龙纹，中间有浮云图案。而且绢布右下角有凤图，属明朝洪武末年皇家之物。据史书记载，朱元璋一直到死，都希望迁都回老家凤阳。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故乡，于是才在皇家使用的绢布上加入了飞凤的标志。

薛羽客拿起茶几上的放大镜，一寸一寸地鉴赏。忽然，在绢布的左下角，他发现了一个象形的“山”字。薛羽客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眼光中忽然闪出一抹哀伤。

放大镜下的象形“山”字，和薛家祖传残玉环上的标志很像。薛羽客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从身上掏出了那块残玉环，玉环上也有一个象形

“山”字。薛羽客背靠在沙发上，陷入了回忆之中。

十多年前，父亲忽然去公安大学找到自己，神色慌张地将这块残玉交给自己，还说玉环中有薛家秘密。若某天能将两块玉环合二为一，便会发现一个惊天秘密。但另外半块玉环，父亲一直没有找到。

他问父亲，这半块玉环是怎么得来的。父亲说那是薛家祖传秘玉。当初，薛家祖先是楚王部下，跟随庄蹻进入夜郎后，就留在了夜郎。后来，薛家祖先得到了这半块玉环，玉环中有一个秘密。至于具体是什么秘密，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交给自己残玉环的那一刻，薛羽客竟然原谅了父亲。他觉得父亲是个可怜的人，为了那些臆想的东西，竟然到了孤僻癫狂的地步。

不过，薛羽客一直不愿意相信，一块年代久远的残玉环，会藏有什么惊天秘密。还有，既然是薛家的秘密，祖先怎么没有留下具体遗言，代代相传呢？

但事实是，几天后，父亲、母亲、妹妹先后出车祸，意外死亡了。薛家在贵阳的院子，也莫名其妙地起了大火。

从那以后，对于这块残玉环，薛羽客总有一种无法释怀的感觉。而且自己也渐渐相信，玉环中可能真的存在某种秘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薛羽客曾试图通过自己的知识弄清楚这块玉环中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但是除了知道这块残玉环出自汉朝，玉环上刻有象形文字“山”字之外，并没有太多发现。

这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薛羽客赶忙将玉环收了起来。

谢飞瘫坐在沙发上，一脸疲惫的样子。薛羽客主动问道：“出了什么事儿？”

谢飞摇了摇头：“一个刑事案件，得等上面指示。”谢飞望了薛羽客一眼：“这绢布，你研究得怎么样了？”

薛羽客噢了一声，目光又回到绢布上：“黄色绢布以祥云图案作底，两边有银色巨龙，底角有飞凤，是洪武末年的皇家之物。”

谢飞嗯了一声，淡淡地说道：“这可能是一道密旨。”